

目 录

——一桩意外事故，翩翩美男子成为残疾人。妻子逃跑，深夜叩响教堂之门。一篇寻人启示，高额美金悬赏，寻找失踪的前夫。

——他追了她8年，婚后他们冷战8年。他们的感情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但现在，他们彼此关注，相濡以沫。

——男人不能理解：结婚时，女人为什么把丈夫看得如此高大，男人更不能理解；离婚时，女人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

81

——他们青梅竹马，有 15 年的恋受与婚姻，他没理由地离开了。但她仍然深爱他，仍然与他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包括性。

101

——她的丈夫有了外遇，抢走她丈夫的是一个在她看来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女人。然而他最终的狼狈也并没给胜利的前妻以喜悦。

117

——丈夫的脾气暴躁与频频外遇使她忍无可忍。可为了孩子，他们在承受着一切：分手 8 年，却保持着夫妻的形式。

139

——在柠生意的危急时刻，男友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使柠最终离开了丈夫。钱的奉献只是契机，分道扬镳的关键是钱。

167

——一次极端失败的婚外恋，打翻了本是超稳固的婚姻小船，男人的胸膛依然温暖安全。

201

——面对丈夫的不忠，她极端冷静和理智。辞职、离婚、下海打工、办公司，贤妻良母变成了“女强人”。曾经居高临下如今以她为荣。

225

——她从小早熟，丈夫是早年的性伙伴……她有一个成功的婚外情。分手了，他在自己的酒吧与自己的前妻举杯释怀。

243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小她十岁的男孩。现在，她没有丈夫，但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她有过两任丈夫，兄长般的不能唤起她的激情；孩子般的丈夫，不能给她支撑。

265

——他死了，出车祸，他的妻子恨他，不是因为他有很多别的女人，而是他没有心。

281

——见她第一眼，他就认定要她做老婆，而 she 为弥补一份缺憾，却落个始乱终弃的结局。在恩恩怨怨之后爱人变为亲人。

——他们在 40 岁的时候离婚，他们离婚没有前奏。她说她有外遇是因为到了“中年快感抑损状态”。

刘缓缓：痛苦留给背十字架的男人



在出版社第一次见到刘媛媛。

部主任让人写一篇寻人启事，然后就找照片。谁也没有这样的照片，有人就想起打电话，半个小时后，刘媛媛来了。

先听到她的声音，然后才看到一个身材高挑、清清爽爽的女人站在门外。她有一张很适宜化妆的脸，皮肤绷得紧紧的，短发，宽宽的额头，薄唇，涂一点暗红唇膏，眼窝深陷进去，没有涂眼影，脸上轻轻打了暗棕色的粉底，穿一条无领无袖的连衣裙，修长的脖子和圆润的臂是象牙色的，带了一点阴凉。

有一会儿，我们没有弄明白这个用轻柔的南方嗓音跟我们打招呼的漂亮女人是谁。“张磊的照片，这张还好吧？”黑白照片，带一点暗暗的黄。照片上的男人梳一个很时髦的发型，端正正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透过镜片从照片上望下来。“我是张磊小孩的母亲。”就是张磊前妻啦。

张磊，杂志社的校对，已经失踪两个月。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刘媛媛在天伦王朝大堂内见面。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乘着扶梯刚一露头，就看见刘媛媛，是她的侧影，她在跟一个穿戴得气宇轩昂的男人讲话，她穿一套裙子很短的浅色套装。天伦王朝大堂据说是亚洲最高的饭店广场，空空旷旷的，光线是黄昏的暗，人好像小了几号。那个在说话的女人瘦削的脸和单薄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柔和，她看见我，笑了一下，很漂亮的笑。

她愿意交谈，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上海女人的精明，会造成许多障碍。看到录音机，她又笑了一下，白而细的

牙齿露出来。

然后，她的故事开始了。

1973年，我初中刚毕业，就被挑去跳舞了，不是在上海，是很远的东北黑龙江兵团。我不是不想留上海，可是我们家子女多，弟弟要留，我就不能留。在兵团也蛮好的，没有吃什么苦，一天到晚排练啊，练功啊，除了天气冷一点，吃得不习惯，其它还好，上海女孩子适应能力总是很强的。

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张磊的。他是69届的，大我几岁，在团里篮球队打球。他在那上面很有天份的，解放军八一队好几次都来要他，可因为他叔叔、姑姑在国外，属海外关系，他爸爸被单位审查，那时候，出身不太好，政审就过不去。在我们团篮球队，他是主力。

他是北京人，个子很高，很干净，长得也很英俊，是个大大气气的北京男孩子。我们机关男孩女孩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也忘了谁先跟谁说话，反正我见他就很喜欢，他也是。我们俩是一见钟情，很相爱的，一直是这样。

后来，我们家想办法把我弄到上海郊区一个县广播站当播音员；那时张磊爸爸落实政策，他可以回北京，但是他跟我一起回了上海。我们就结婚了，我们家找了好多关系，把他安排在一个中学当体育教师，他也蛮喜欢的。那几年，是我们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日子。

我们把家安在张磊学校的小镇上，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远，每天乘长途车回来，张磊都会准时在车站等我，骑一辆旧单车，我坐在车的后座上。我会说许多单位和城里的新鲜事给他听，他听了好开心，我们一路走一路说笑，路边人都好羡慕我们。每天吃完晚饭，我们就去散步，或者看他训练学生们练

球，他真的是很爱打球，一天不摸球会非常难受。

他老是要跳到场子中，自己示范几个动作，他的禁区内三步上篮非常漂亮，每次都有好多人鼓掌；他的弹跳力很高，跳起来，把球从上面往篮筐里砸，真是神采飞扬……

我们俩的婚姻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是真的相爱，一点一点也不掺假的。为了保持爱情，我们相约不要孩子，我们彼此都不能容忍再有个第三者出现，使我们的二人世界显得拥挤。

录音磁带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缓缓转动。眼前的女人，微垂着头，短发搭在脸颊，很古典的样子，软软糯糯的南方口音。

爱情。往事。大堂那头，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在键盘上轻快地挪动，飘渺的琴声……

我想起记忆中张磊的样子。

我惊讶我用了记忆的字样，张磊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过数月。但他似乎从来也不曾很真实地存在过，他在我的印象中，始终就像那张发黄的照片，淡而旧的。

他到我们社是两三年前的事。在他出事之前，没听说他有过妻子和孩子，我们一直以为他是那种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老童男。他高而瘦，走路很慢，有点微驼，脸色不好，黄而苍白，没有血色。他很少跟人热烈地交谈，也很少说话。我从来不知道他曾经是运动员，他老是默默地走路，在走廊上，若有人想超过他，他会小心地错开身，其实，人家离他还有一段距离。他是有点怪的，每一个初见他的人都会注意到，他的左手，永远戴着一只黑色的手套。他从来不用那只手做事，只有一次，下班的班车要走了，他从外面赶回来，迎着车，高高扬起那只

手，那黑色的泛着光的皮手套，在他灰扑扑的身体上方很怪异地抖动着。有人告诉我，他的手是截肢的，整只手都没有了，手套里是一只塑料做的假手。

说起来我真的是很悔，当年我为什么一定要回上海呢，如果我跟张磊一起回北京，就不会出那种事的……

我们住的那个小镇，方方面面很落后的，安全设施也不好。有一次下雨，高压线掉下来，搭在学校防护网上，一个学生碰到上面吸住了，张磊去拉也吸住了，当时人就晕过去。到医院抢救，幸亏人是站在地上的，接了地，命是保住了，可是那只手整个烧焦了，不能不截肢。

住院后，他整个人都变了……

出事那年，张磊 34 岁，看上去很年轻，像二十八九。那时候，他走路似乎从来不是走，步子很大，在跑和跳之间，整个人动感十足。他是一个很单纯很明朗的人，没有什么大的野心。70 年代末，同龄人为上大学疯狂，他无动于衷。他爱体育，爱和孩子们在一起玩；爱妻子，在那个远离家乡的江南小镇，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灾难的降临往往就是这样，一下子，突如其来，猝不及防，没有警示，没有任何准备，昏天黑地地砸下来，睁开眼，人一下子变了，别人没有变，生活变了，世界变了。

张磊躺在病床上，日日夜夜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还活着？为什么他这个样子的还活着？

他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他是一个漂亮男人，他不像有些傻男孩，从来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他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好看的，是英俊的，是男性的，他很爱自己。他只要有时间就

会清洗自己，特别精心的，每一小块肌肉都关注到的，他是一个在形体上追求完美的男人。他爱自己的身体。

那些日子，刘媛媛一下子老了，心里面好老好老了。

有一天，我去医院，病房里没有他，走廊上很乱，病人和医生都在走来走去的。我心里突然一阵紧张，拦住一个医生问，我丈夫呢？她很着急地看着我，然后摇摇头。我一屁股坐在木椅上，哭了起来。那天，直到很晚，人们才从一个装破烂的小黑屋里发现张磊。他躲在里面，不吃不喝，整整一天。别人进去了，他也不在意，他在那里面安安静静地坐着，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后来医生请我去，告诉我张磊是得了脑子里的病，我头一下子蒙了，张磊是得精神病了。天哪，他那么一个骄傲的人，那么一个爱美的人，突然成了那个样子，成了残疾人，怎么会不疯呢！

刘媛媛抬起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拿出一张纸中小心地拭着眼角。

她的手机响了。她打开手机，说话时眼睛眯缝起来，脸微仰着，一边说一边带了微微的笑意。她不太说话，电话那头说的多一些，她偶尔说一句，中国字里夹着许多英文。她说英文也是好听的，低而柔和。收了线，手机放在桌上，她转过脸，眼睛和嘴角都向上扬起，整个人笑微微的：“是女儿打来的。”她从钱夹里拿出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小人儿有七八岁，很漂亮，很聪明的样子，眉眼间有些张磊的印迹，深而大的眸子很专注地看着镜头。

“你说过你们做过决定，不要孩子，为什么在张磊残疾之

后反而要孩子了呢？”

本来是不想要的，后来张磊出事了，精神变得很忧郁。有一段时间我天天陪他上医院，上海专治精神病的大医院都去过了，医生说 he 得的是抑郁型精神病，他有太重的心事。

我真是怕他想不开，有一天会……

他什么工作也做不成，成天在家里，很闷，我每天上班心里都乱乱的，生怕他出什么事。有一天夜里，很晚了，我突然醒了，觉得身边是空的，我惊出一身冷汗，打开台灯，张磊坐在床边，一动不动。我怕极了，很小心地问他怎么回事儿，他……哭起来……

张磊是个骄傲的男人，他不是一个有功名心的男人，但很有自尊。那个晚上，他哭着对妻子说，分手吧，他不能忍受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样子跟妻子在一起。刘媛媛苦口婆心说了一个晚上，千方百计证明她对张磊不变的爱，张磊没有反应。“我们要个孩子吧。”刘媛媛说。

给心爱的人生一个孩子，拯救两个人的爱情，这是刘媛媛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生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再普通不过的选择，但在这样两个人的家庭，后果却是不一般的。

“你上班，他不能做什么家务，生下孩子谁来带呢？”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啊，只想让他放心，我不会变心，我给他生个孩子，他总该放心吧。

“有孩子后，你们的关系是否开始发生良性变化呢？”

像……更差了，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别的，很莫名其妙的

……

孩子生下来后，就放在外婆家了，两个人没有精力带孩子。刘媛媛开始不那么每天都回家了，她要回娘家看孩子。张磊也去，但呆不住，呆一两个小时就要走。张磊跟岳父母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很融洽过。刘媛媛的父母是典型的上海市民，精明，日子过得认真仔细，事事都很叫真儿，张磊不适应。

两个人的关系开始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生过孩子的刘媛媛也变得自卑起来。刘媛媛 33 岁生孩子，剖腹产，她是疤痕性皮肤，肚子上留下一条长长的鼓起来的硬硬的深色的刀疤。生完孩子第一次同房，他们失败了。张磊好像很怕碰妻子的身体，他眼中的表情很伤刘媛媛，刘媛媛哭了，然后说，我去整容吧。张磊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那个样子，好像很嫌弃我，我真的很伤心。他是残疾人，我一点儿也没说什么，他就这样，可是我不敢抱怨他，他受不得刺激，委屈、苦水都往自己肚子里咽。

不过那个时候，也有好一点的事情，学校领导给他安排了工作，让他教历史。他一向喜欢历史，教这个很称心，他情绪开始好了一点。

这时，有一个出国机会，到美国，是他们家为他联系的。他家里几代人都是知识分子，就他没有上过大学，他父母一直很内疚。送他到外面去，也是一种补偿。但是他残了，我就说我先去吧，安顿下来再接他，他也同意了。

“那时候你们关系是什么状态？”

还是很好的，但是，彼此心里都有点疙疙瘩瘩的，怎么也恢复不到原先那个样子。后来我们觉得出国，两个人拉开一点距离，分开一段试试看。我们那时候想得也简单，总是觉得，两个人感情好，有一点小别扭，分开了一定会很思念对方，也

许就会把原先失掉的东西找回来。我们俩都很浪漫，都很相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的情感的，觉得好美丽。

“他让你走，就没有丝毫的担心？”

好像没有，彼此都没有。那时候想得还是很简单的，80年代末，出去的人还不是很多，到底外面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总是把什么事情都往好里想吧。

“有没有逃避的想法在里面？”

可能……有一点点吧……

直到飞机从机场飞起来，直到上海成了天空下面很小很小的一点，刘媛媛才真真切切意识到，她是走了，是离开家，离开丈夫了。她心里突然有一阵喜悦和快乐，陌生的快乐，她立刻控制住那个想法。她想，此时此刻她应该有的情绪是伤感，是思念，是悲痛。

她努力去想丈夫，想孩子。她拿出照片，给临座的一个小姑娘看，但她发现，自己的心并没有在那上面。她的心浮了，她开始了遗忘。一个分别和留守的故事开始了，这样的故事，往往开头就预示着结尾。

分手时，刘媛媛给了我几封张磊在那个时期写给她的信的复印件，信的原件，她一直很小心地保存着，这次回来，也是想见到张磊，念给他听一听。

张磊信：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有一段特殊的时间，没有声音，没有色彩，也没有边际，那好像是一条很深很深的隧道，可是，我知道根本没有尽头。我好像怕

极了，可似乎又无动于衷，我连恐惧都失掉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

囡囡在梦里哭了，很重很重的东西突然压到她身上，我惊出一身冷汗，醒过来，是个梦啊，又睡，还是梦，一个梦到另一个梦，老是梦到囡囡在哭，很厉害很厉害地在哭。

.....

镇上的林伯死了，一个人，很安静的，走到河里面，他家里有好几个儿子，都不要他。他70岁了，有很多病。前几天我还看到他，他对我说，他很想走了，我还对他说，那么老了，还走得动吗？他笑了，他很老了，可牙齿还很结实。我说，你牙那么好，肯定还能活很长时间。他又哭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就走到河里去了，小镇上的冬天，河里的水是很冷的。这几天，夜里我老是看见他，身上都是水，我觉得冷，心里面外面都好冷好冷，我知道我是病了。

张磊的信不多，刘媛媛第一次去美国，3年期间，张磊可能写了十几封信。他写东西很累，写着，就写不下去。他从来没有在信里对妻子说过，他想她，他希望她回来这样的话。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在他受伤之后，他更是一个碰不得的男人。他苦，他一个人苦。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回去的，我刚到美国，很不适应，也很想家，有一点点钱就拿去打长途。我们家那边也没有安电话，

我们都是约好了时间，他到单位去接。他接了电话就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有时候，别人就把电话接过去，告诉我，张磊浑身哆嗦啊。我这边就哭起来，这样好几次，我都不敢打电话了。后来……联系越来越少了……

我时常为眼前的这类女人所迷惑。

她漂亮，但一点也不性感。她不是男人一眼看去就可以撞出火花，双双共坠情网的女人；她从来不会给男人发出邀请的信号；她身上无时无刻不在散发出另一种信息，哀婉的和救助的，让人心生怜惜的。她的动作很精致，很女性，非常到位，她是上海里弄里长大的女孩子，从小被训练得好好的，骨子里没有一点点僭越意识。她是保守的，也是实际的，善妥协的。你在大街上看到许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是些长大了的洋娃娃，是这个世界喜欢的……

据说，外遇的女人多半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讲讲到美国后的感情经历。当然，你可以说NO。”

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大人了嘛，能做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而且，那些事，熟悉的人都知道，张磊也知道的，而且……我已经忏悔了……

没有出过国的人是体会不到在国外的那种苦的，苦的不是干活啊。刘媛媛这种上海女人是能吃苦的，但是心里面的那种苦是很熬人的，她从来没有想到出了国会这样。最可怕的是：孤独。

她在纽约打工、读书，每天在同一条道上走来走去。人群

匆匆，熙熙攘攘，都是陌路人；也有主动关心的，但不是她要的那种关心。她不是像人家想的，出了国的人，都想乱搞。她不想，她这种女人，可以不要性，但她要感情。她是弱的，是骨子里需要人爱怜、心疼的，她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女人。她说她从来没有因为生理需要找过男人，她没有，不仅仅是道德约束，而且她真的没有要求，她身体那方面从来没有难为过她。但她，需要爱，真的很需要很需要。那个男人就这样走到她的生活里来。

他是温州人，天生的生意人，上过大学，在美国读研究生，非常懂女人。

刘媛媛至今说不清两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是爱，那也不是她和张磊那种相知甚深，可共生死^①的；可也不仅仅是性伙伴。第一次在美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很和谐，有了家的感觉。她有丈夫，他有妻子，他们从来没有过对彼此的承诺。表面上，他们和那些出国后的临时夫妻没有什么区别，但刘媛媛自己心里不这么看，她的感情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比较美丽的。

她和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女人一样，一边跟情人共同生活，一边忙着给丈夫办邀请，寄路费。她照常给丈夫写信，偶尔也打电话，但次数变得固定，内容也变得机械。

“张磊对你和男朋友的事一直没有察觉吗？”

我原先以为他是不知道的，我做事其实是比较细心的。我从来没有想伤害他，也没有想过离开他。那时候虽然不太想爱不爱的，但是，责任还是有的，是想把他办出来，一起在美国生活的。那么多年，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你没有出国，你体会不到在国外的那种感受。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把亲人办出来，很多情况下，是最大的动力，我怎么会让他知道这些事呢。

“但你有没有过顾虑，如果他知道了，你将如何面对？那时候，你有过负罪感吗？”

想过。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负罪感。也可能是身边这样的事情比较多，大家都看得比较平常；也可能是距离太遥远，要是天天面对丈夫，我肯定是不这样做的，但离得那么远，好像另一个世界似的，那种责任感好像就淡化了。再说，我那时候真的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觉得该尽的责任，我都尽了——挣钱给孩子，帮张磊办邀请。至于个人感情上的事，我们那些刚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很崇拜性解放，都觉得性同责任和家庭是两回事。何况，我也不觉得我仅仅是为性而和别人有关系的，我们更多的还是一种感情上的沟通。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因为性需要而和男人发生关系。

“你说过，你不是第一次回来？”

出去刚3年的时候回来过一次。

“还没有拿到绿卡，怎么敢回来？”

张磊那边因为女儿的事跟我父母搞得很僵，一定要把女儿接到北京，我父母不同意。那时我正好参加了一个到东南亚的旅游团，路过香港时，就趁机回了一趟上海。而且，那时候，我那个男朋友的妻子也办到美国了，我们分手了，心里也挺闷的。那一段特别想回家，想女儿，也想张磊。

从飞机下来的刘媛媛浑身神经一下全放松了，心一下子变得好软，出去那么多年，以为把上海忘掉了，可是，一接触到熟悉的空气，所有的感觉全都回来了，她用上海话跟人打着招呼，心里蛮快乐的。